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十五

湖西閻鎮珩輯

設官考

官府八法官成

五日官成以經邦治

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也

凡治以官成待萬民之

治成八

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

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

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

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鄭司農云政謂軍政也役謂發兵起徒役也比居謂伍籍也比地爲

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者平而無遺脫也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爲之要簿也故遂人職曰稽其人民簡其兵器國語曰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稽版戶籍圖地圖

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
稱責謂貸子傅別爲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傅傅著
約束於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禮命謂九賜也書契
符書也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要會謂計最之簿
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
月終則令正月要傅別故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杜子春
讀爲傅別元謂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
多言之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
中字別之書契謂出子受入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
要辭皆曰契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質劑謂兩書一
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傅別質劑皆今之
券書也事異其名耳禮命禮之九命之差等

宰夫掌百

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

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

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

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別異諸官之入職以備王之

宰也治要若歲計也師辟小宰宰夫也凡治若月計也司辟
上士中士治目若今日計也旅辟下士也治數每事多少異

也治獄議文書及器物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治獄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 大司寇凡庶

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邦成八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故書辨爲懲懲司農云懲當爲弊邦成

謂若今之決事比也弊之訟獄也故春秋傳曰弊獄邢侯

士師掌士之八成 戰國策

吳與楚三戰入郢君王身出蒙穀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

比居

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

五州爲鄉 小司徒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

之眾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

也要謂其簿

鄉師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

貴賤廢疾馬牛之物 族師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

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寡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

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

徵徵召也

比案

簡稽

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眾寡六畜田野 大司馬羣吏

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

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

撰讀日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讀書

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號名者徵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

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
旅帥至伍長也以門名者所被徵賦如其在門所樹者也縣
鄙謂縣正鄙至鄉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
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此
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門則東門襄仲桐門右師是矣鄉
則南鄉蕪東鄉爲人是也其他象此云某某之名某某之號
某之事而已

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

徹通也以百人通爲一行百行爲萬人

行頭皆官帥攬

鐸拱稽

唐尚書云稽槩戟也鄭司農以爲稽計兵名籍也

版圖

司會掌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

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

圖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土內之政令 量人邦國之

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

書地謂方圓山川之廣狹書涂謂支湊之遠近

小

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

以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

地訟以圖正之

地訟爭疆

界者國謂邦國本圖

朝士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

鄭司農云謂訟地畔

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其地傳而聽其辭以其比畔爲證也元謂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爲證者來乃受其辭爲治之

毛詩傳曰虞芮之君相

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二國之君感而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

傅別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於國事受

國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

士師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

劑傅別別手書也約劑各所持券也傅別若今時市劑買爲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案券以正之

朝士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

判半分而合者故書判爲辨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

者爲治之辨讀爲別謂別券也

王安石曰傅朝士所謂地傳責有傅其事者

今責券立保也別朝士所謂判書判書稱責之要也書其所予之數使責者執之書其所償之數使稱者執之

禮命

大宰祿位以馭其士 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

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

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

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

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簞門閨竇

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爲上矣爲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瑕

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

旄之盟駢旄赤牛也曰世世無失職若簞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

且王何賴焉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

合要辭

王叔氏不能舉其

契

要契之辭

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

奚仲爲夏禹掌

車服

奚仲遷於邳

下邳縣

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

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

居言

周世不得以夏服爲舊

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

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

求故事

書契

質人掌稽市之書契

稽猶考也治也書契取于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

泉

府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賒貫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賞買物

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所秩者謂老臣王制九十一日有秩

曲禮

獻粟者執右契獻田宅者操書致

契券要也右爲尊

士師掌士之

八成

八成者行事有八
篇皆今時決事比

遂士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

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王制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

成之小大猶言輕重

調人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

書之先動者誅之

鬪怒辨訟者也不可成不可平也書之記
其姓名辨本也成之謂和之也

二千石以令辨仇怨後復
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

名已上皆書年月日名焉

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
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成名謂

夕三月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
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

者之

鄭君云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引春秋傳

王叔不能舉其契爲徵今按士師八成以下皆獄訟要

辭也故類附之

質劑

司市以質劑結信而訟止

益謂兩書一札而別之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

質人

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質劑者爲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馬牛之

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

都三月邦國期內聽期外不聽

謂齋券契者來訟也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

所以繩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爲

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

次之治摯之約次之

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謂券書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

也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民約謂從稅遷移仇讐既和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

族七族在魯衛皆是也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功約謂王公國公之屬賞爵所及也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

用也摯約謂王帛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大約

禽鳥相與往來也

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也
丹圖未聞或有雜器蓋盛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曰斐豹
鞶也書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鄭司農云謂有爭訟罪罰刑書繆誤不正者爲之
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辟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如約也珥讀曰歸謂殺雞取血爓其戶司盟凡民之
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大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
藏焉以貳六官之所登也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也貳猶副也藏法與約劑之書以爲六官之副
其有後事六官又登焉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謂抵冒盟誓者
其然

要會

宰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

日成 宮正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司會以

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見官 酒正之

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

於酒正酒正月 職幣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

贊之 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齋給予人以物曰齋今

論曰莊生有言以法爲分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

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莊生者學老氏

之書用清淨爲治道其於聖人之說非必有得也然其

意時若有合焉蓋古今之事參差而岐出生人之情巧

僞而萬變禮教以齊之刑政以肅之猶懼有異心也於

是爲書以載其法立法以待其事以法爲斷以書爲程

昔之聖人計深而慮遠矣書敘曰伏羲氏王天下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治由是文籍生焉孔安國曰上古九州之志謂之九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俗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於此書也夫舉天下而託之於子孫子孫又託之於其臣其才否賢不肖豈得而預知哉故莫如一決之於其法夏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易之爲象始于乾終於夬夬者決也聖人起教於微渺而防患於未然非故以不肖之行待天下後世要使吾法旣立足以備不肖而杜姦萌則子孫世世守之天下可安坐而理也或曰後世之患不在無法與書也法愈積書愈多官不能以盡知知之者吏胥而已彼吏胥者父子相承徒

黨相授操縱任其心高下出其手是以官無封建而吏胥有封建天下之事悉限於一成之例則雖有豪傑之才不能不牽制於文墨之議論往往動遭拘縛而無所成曷若取書與法而盡廢之使人各得以自見而吏胥亦不至緣以爲姦與應之曰法所以待小人非所以待君子子徒有激於人之不可任遂欲并書與法而罪之雖然昔之爲書與法者豈嘗有過哉荀卿子稱有治人無治法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無人焉故耳是故君子於法之所不載必參之以人得其人則人能用法失其人則法能制人不人之求而斤斤焉書與法之罪所謂刻舟而求劍者吾未見書與法之果可棄矣

官法

六曰官法以正邦治

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官職主祭祀
朝覲會同賓客者則皆自有其法度乃

施法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置其輔

正謂
冢宰

司徒宗伯司馬司空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
馬小司寇小司空也考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
司馬士師也司
空亡未聞其考凡治以法待官府之治 正月之吉始和布

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

而斂之

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
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振木鐸以徇

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
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從甲至甲謂之扶日凡

十 日 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
之治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

者國有常刑

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
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也

木鐸木舌也文事奮
木鐸武事奮金鐸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

治朝在路門外辨其

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正歲則

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官中之職事

正歲之正月以法戒勅羣吏

司會掌

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大司

徒正月之吉乃縣教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

斂之乃施教象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司徒以布五教

至正歲又書教法而縣焉

小司徒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法之象徇以

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於

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

其鄉吏州長以下

正歲

令羣吏考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

州長各掌其

州之教治政令之法

二千五百家爲州春秋傳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土均禮

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媿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禮俗

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嗇之節耳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

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於萬物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之治掌

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典則亦法也逆迎也六典八法八則冢宰

所建以治百官大史又建焉以爲王迎受其治也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鄉之職凡辨法者考焉

不信者刑之謂邦國官府都鄙以法爭訟來正之者大司馬正月之吉始和

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

日而斂之太僕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詔告也

匡人掌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隱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法則八法八則也邦國之都鄙官府亦用焉惠姦僞之惡也反側猶背達法度也都司馬以國法

掌其政學以國聽司馬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

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方士以時修其縣法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

見都鄙考

司

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

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

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器數修法則

法八法也則八則也

月令乃命

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

典六典法入法

孟秋之月命有

司修法制季冬之月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

飭國典和六典

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

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

旌旗衣服各有分制著之語言爲

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

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隸賴之而後卽命

卽就也

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願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

書侯於宮

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闈周人司周書典

曰庀女而

不在死也

庀具

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

景伯子服何也

以待命命

不共有常刑

牢禮財用之法

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

如之

法謂其禮法也

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

訟 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太宰而眡滌

濯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

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

見膳飲考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

酒材

式法作酒之法式

凡爲公酒者亦如之掌酒之賜頒皆有法以

行之

法尊卑之差

庖人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大府凡頒財以式法授之 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
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
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
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職歲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於職歲及會以式
法贊逆會 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

幣

委人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

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薪蒸給炊及燎麤者

日薪細者曰蒸木材給張事

林衡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

令法萬民入出

舍人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

詳宮政考

師田戰守之法

黨正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 縣師若將

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受法於司馬者

知所當

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

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其所調若在

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

九法以佐王平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詳建

中冬教大閱

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法

掌固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

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

都邑亦為城郭

司兵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授兵輸亦如之及其

用兵亦如之

從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也兵輸謂師還有司還兵也

射法

射人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

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從

三公位法其禮儀

以射法治射儀

射法王射之禮

小臣小祭祀賓客饗食

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

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

讀法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

屬猶合也聚也若以歲時祭

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如初

雖以正月

讀之至正歲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

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

而讀邦法以糾戒之

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

春秋祭禁亦

如之

崇謂雩祭水旱之神

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

書記

閏

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眾庶既比則讀法

祭祀謂州

社黨禁族醮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喪紀大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眾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

族

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

亦如之

月吉每月朔日也

明會典洪武初詔中書省詳定鄉飲酒禮條式使民歲時燕會習禮讀律期於申明朝廷之法敦序長幼之節遂爲定制若讀律令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職衙門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凡鎮守官每月朔日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率僚佐讀之

官刑

虞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又曰庶頑讒說撻以記之撻卽扑之異名皋陶明五刑有五服三就之文三就者原野市朝甸師氏皆官刑也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

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
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
庸回服讒蒐隱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
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
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
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
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
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惜窮匱天下之民比之三凶謂之
饕餮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傳教羅與窮奇共工構
飢饉饕餮三苗之禍舜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
禦魑魅天下咸服禹戮防风啟誅有扈其後數世仲康
作允征之命曰羲和尸厥官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成湯表正萬邦用人惟賢爰制官刑儆於有位曰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於貨色恆於游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違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孔氏正義曰服墨刑者鑿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是也周之官刑制自元公太宰總之司寇治之其刑大夫也於朝其刑士也於市故法立必行先自貴近始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官刑謂司刑所掌墨罪劓罪宮罪刑罪殺罪也

以八柄詔王馭

羣臣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廢猶放也舜極鯀於羽山是也誅責讓也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

宮刑

宮刑在王宮中者

正歲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

刑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

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

令於百官府曰

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大司徒正歲令於教官曰各共爾

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太史凡辨法

者考焉不信者刑之

見

大司寇之職以五刑糾萬民四曰

官刑上能糾職

刑亦法也糾猶察異之能其事也職職事修理

凡諸侯之獄訟以

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

邦典六典也以六典待邦國之治邦

法八法也以八法待官府之治

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

日月麗乎天故書附作付猶著也

一曰議親之辟

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

二曰議故

之辟

故謂舊知也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三曰議賢之辟

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賢有德行者

四曰議能之辟

不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

之以勸

五曰議功之辟

謂有大勳勞立功者

六曰議貴之辟

若今時吏墨後有罪

先請是也

七曰議勤之辟

謂憔悴以國事

八曰議賓之辟

謂所不臣者三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

羣士

羣士以下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汙

汙讀如酌酒尊中之酌邦汙者

斟酌盜取國家密事

二曰邦賊

為逆亂者

三曰邦謀

為與國反開者

犯邦令

干冒王教令者

五曰擣邦令

稱詐以有為者

六曰為邦盜

竊取國之寶藏者

七曰為邦朋

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故書朋作備鄭司農云備讀如朋友之朋

八曰為邦誣

誣罔君臣使事失實

誣士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亂獄謂若君臣宣淫上下相虐

者也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董仲舒明公羊春秋仕為丞相長史時淮南王劉安與其太

子遷謀反武帝詔使宗正劉德與步舒窮驗其事

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

齒者皆不爲奴

有爵謂命士以上齒毀齒也男入歲女七歲而毀齒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

漢法居官有重罪者男沒爲奴女沒爲婢是以待盜賊

之法待其臣作俑於秦商鞅極於始皇李斯雖文景之

賢不克改先王貴貴之義非徒不忍刑其身且不忍致

其後嗣陷於卑辱故曰刑賞忠厚之至

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

殺罪五百

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劓截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爲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宮者

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則斷足也周改廣作刑殺死刑也

司約若有訟者

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

詳見官成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

不信者殺

大亂謂僭約若吳楚之君晉文公請隧以葬者六官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貳

條

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

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

小史曰罌前謂所誓眾之行前也自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軍之

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

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車轅謂車裂也師

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

關於君也元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

後鄭解師爲樂師宋易氏祓謂太師聽軍聲者無目之

民先王宜曲加矜宥予以鞭扑罰亦過矣或引衛獻公

鞭師曹三百爲證亦非盛世之事方氏苞以師爲百夫

長頗與秦誓文合而疑太史曰殺之文出自劉歆增竄

恐亦臆說

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王同姓有罪當刑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也小

司寇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

爲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也

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春秋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嚴子

爲坐士榮

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

刑諸甸師氏

掌囚王之族

羣有爵者桎以待弊罪

中罪不羣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

羣或桎而已弊猶斷也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待刑殺

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

掌戮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

殺之於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髡者使守積

鄭司農云髡當作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元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爲髡其類髡頭

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其刑

罪則織劓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於公其死

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

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

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

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

哭之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緼殺之曰啓不於市朝者隱之也

體也告讀爲鞠讀書用法曰鞠宮割淫刑成平也讞之言白

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又後也對答也素

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

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蓋疑衰同姓則

總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

皮弁矣親哭之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於隱

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爲忝祖

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

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犯猶于也術法也翦割截也

朱子曰刑於甸師特不以示眾耳則固不可免也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於京師犯法極寡故立此法今散於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縱之殺人是何法令不可不革

雜記君爲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此變禮之等差也公族之喪與異姓不同故期三不食大功再不食小功總一不食期無席大功無牀三月不御於內今雖以罪死猶如常禮其所降絕者特衰麻之文耳程子曰有罪如其倫之喪無服則無罪者有服矣

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窆焉

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爲葬之也三

夫爲屋一家田爲一夫以此知三家也元謂屋讀如其刑劇
之劇劇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也明竈若今揭頭
明書其罪法也司短掌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
明竈則罪人夜葬與 孔平仲雜說王弼注形渥謂沾濡之形唐書元載傳以爲刑
劇廣韻劇音屋周禮司短邦有屋刑鄭注日謂所殺不於市
而以適甸 師氏者也

先鄭以屋誅爲夷三族賈公彥謂參夷爲亂世之法三
代無此刑其說當矣而鄭氏錡以屋誅爲舉一家屋誅
之引檀弓邾婁定公之事義亦不倫臣殺其君子弑其
父既洿其宮毀其室矣安得官爲設明竈以葬乎罪人
夜葬亦甸師氏之所刑者蓋明揭其罪使人知其當殺
之由而不以晝而以夜亦刑於隱之意與班固序傳云底劇鼎臣服
虔引司短文及文辭爲注顏師古曰劇者厚刑謂重誅也九家易云既蒙公餗信有罪過當加重誅

曲禮刑不上大夫

不與賢否犯法其犯法則在入議輕重不在刑書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

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讞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

無刑不上大夫之事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

夫以上適甸師氏今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如鄭言則

於茲禮及周禮二說俱合但大夫罪未定則皆在入議此經

注是也若罪已定將刑殺則適甸師氏是也王庶姓之士及

諸侯大夫則戮於朝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

列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明天子之士亦在朝也諸侯

大夫於朝士大夫於朝士大夫於朝士大夫於朝

於市是也王制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

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

終身不齒詳見大戴禮記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

不廉污穢者則曰簠簋不飾媵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

飾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輒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

職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謹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

然以正呼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發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刑不上大夫

家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厲之以廉恥之節也有罪名爲之諱所以媿恥之是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

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

致辟謂誅殺囚謂致其出入

降霍叔於庶人三年不齒

疏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主拘繫當刑殺者郭鄰中國外地名不知在何方徙之郭鄰而又囚之霍叔罪輕不死不遷降黜而已詩詩人孟子作爲此詩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有兔爰爰

雉離於羅

子貢詩傳葛宏忠於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兔申培詩說亦同朱子所謂忠直受禍者蓋祖

其意

季文子曰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毀則壞掩則

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以掩賊賴姦之用爲大

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九刑之書今亡孔子爲魯司寇朝政

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

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

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

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

順非而諂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

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禦
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
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
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也以七子異世而同
惡不可赦也 晉語蛾析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
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
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君若來將
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
也臣得其志而使君嘗是犯也 嘗慙也犯 君行犯猶失其國
而況臣乎公至於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往使召之曰鄭
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

不戰戰而用良不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不可以封國臣是以待卽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不刑必自殺也蛾皙諫曰臣聞之奔刑之臣不若教之以報讐君益赦之以報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成而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出不能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君命司馬說刑

之司馬軍司馬說其名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輯之誓曰

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也止獲僞言誤眾死今鄭失次犯

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

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

軍之士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丁丑斬

慶鄭乃入絳長魚矯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而言於公曰

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

曰臣聞之亂在內爲軌在外爲姦禦軌以德禦姦以刑今治

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彊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

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翟三月厲公殺晉侯之弟

揚于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

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蹠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於是祈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惠我無疆子

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

逸書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

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

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

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

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

之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

邢侯申公巫臣子
雍子亦故楚人

久而無成士

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

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也

蔽斷也

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

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日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

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耐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

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

殺皋陶之刑也

逸書

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

華弱於朝

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楛之在於手

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

朝難於勝矣

司武司馬

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

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

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服虔云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

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爲姑柔吐剛喪其志矣

穀梁傳宋殺其

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氏所以尊異

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禮而不忍稱名氏

蔡聲子曰善

爲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

若不幸而過甯僭無濫與其失善甯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

之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失刑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

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也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晉人執衛侯使醫鳩殺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

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隱謂鳩也

大刑用甲兵謂臣有大逆則被甲聚兵而誅之若今陳軍其次用斧鉞斧鉞軍數也書曰後

至者斬中刑用刀鋸割則用刀鋸斷截用鋸其次用鑕鑕刑用鞭

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

無隱也次處也三處野朝市今晉人鳩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

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鄭伯使卒出穀行出犬雞

以詛射穎考叔者百人爲卒二人爲行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

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王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扁扁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逸詩也挺挺直也扁

扁明察也講謀也

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論曰漢景帝時鄧通以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因盡沒入其家通遂餓而死夫天子以天下爲家者也於匹夫之產何有焉非景帝居心刻薄孰肯爲此其後武帝窮兵討伐嚴刑重斂用張湯杜周爪牙之吏所在多沒人財產中家以上無慮皆破於時人民之失業而爲盜賊者益不可殫數焉夫景帝之於鄧通人知其有宿怨

也非若武帝廣心肆欲絕不顧生人之困急而爲之者
然併而論之皆衰世弊濫之法仁人誼主所不忍爲也
鄭康成生東漢之季習見夫順桓以來強臣貪暴禍身
赤族昧賂朝入夕登於天府邸藏雲連俄充乎軍犒因
是而意三代之法亦然其注周官太宰奪以馭貧謂臣
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吁可謂蔽於時而戾於古矣魯穆
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
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孟子曰有故而
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禮
曰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釋者曰謂
若臧紇奔邾以爲後魯之類是也是故人臣知其罪而

不敢自安則素車白馬遠待於郊境之上人君念其舊而不忍卒絕則恤其妻子收其宗族斟酌所以待之而不使至於窮乏天理人情之則亦若是而已矣安有盡沒其財如鄧通之一錢不名者乎且君者元首也臣者股肱也股肱有傷同體相關既與我共富貴立功名矣而一旦陷於大戾遽斃之使無所歸至於操瓢爲溝中之瘠王者忍爲是乎有以知其不然矣漢梁冀之死縣官收其財貨斥賣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此亡國亂臣之事康成舉以擬三代盛明之法多見其不知矣

六典通考卷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設官考

官府八法

官計

古者五載一述職職備則賞不備則罰堯將授舜三載稽厥行事無不時敘然後巽位舜朝覲羣后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二十二人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尚書大傳曰三載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天道三年一閏三三而九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升故陞之

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大禹謀九功皋陶謀九德九功
惟敘九敘惟歌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皋陶
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承六德亮采有邦
九德咸事浚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
績其凝夏后氏之訓曰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大事天
討有罪五刑五月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歲南巡望秩大
會諸侯於會稽之山會稽者猶言會計也成湯放桀於
南巢反自東郊作大誥告羣后曰毋不有功於民勤力
迺事予乃大罰殛女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殖有禮覆昏
暴欽崇天道永保厥命周革殷亂四方咸和爰以歲時
朝於方岳而大明黜陟之典焉其在邦內則太宰以八

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蓋周之官人先使司徒進之又俾司馬論之內自朝廷外達郊邑長官各得考其屬吏而文簿既成以時上之冢宰使專決之一歲之終聽其治而有廢有置焉三歲之終課其成而有誅有賞焉其位尊故考一人而下皆整齊其數少故智易精而不謬能否曰幸曰行曰福皆賞之類也曰貧曰罪曰過皆誅之類也故八柄者操縱天下之權而先王進退人才之具莫大乎此焉由漢以後百官各有考課之法其原出於虞書周官而隨時損益

不同其詳著在任官篇

八曰官計以弊邦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正

處也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平其事來至者之大計也三歲則大

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事久則聽之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鄭司農云三

績考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

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

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敘秩次也謂先尊後卑也治功朕也食祿之多少情爭訟之辭以

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

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

以廉爲本善善其事有辭譽也能政令行也敬不懈於位也

正行無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杜子春云宰夫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

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

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羣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乘猶計

也財泉穀也用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詐爲書以空歲終則

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

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歲終自周季冬正正猶定也旬十日也治不時舉者

謂違時令失期會

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

之警勅戒之言鄭

司農云正歲之正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於上

也上謂

小宰太宰也鄭司農云若今時舉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

宮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

稽猶考也計也功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行事

也

宮伯行其秩敘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掌其誅賞

才等也敘

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

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

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書謂簿

以參互

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

與參互謂司書之要貳

出故書互爲巨杜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子春讀爲參互

徧也言四國者本逆邦司書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

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

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

械猶兵也逆受而鈞考之

凡邦治考

焉

考其法大司徒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

教官屬六

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

疏謂正直理其文書不得濫失

以爲功狀然後致其職事以待考漢時考吏謂之計吏計吏

據其使人也此言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

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治成治事之計

疏屬官謂教官

六十致事致其事之功狀以待考

也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眾寡

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

鄉

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歲終則考六鄉之治

以詔廢置

疏責其治政文書考其功則置之過則廢之

若國大比則考教察辭稽

器展事以詔誅賞

疏考教視賢能以知道藝與否察辭視吏言事知其情實不展猶整具

鄉

大夫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

會計也致事言其歲盡文書

州

長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

疏會計黨正以下文書

三年大比則大考州

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贊助也

黨正歲終則會其黨

政帥其吏而致事

疏會計一黨之政治功狀帥其族師以下之使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於

鄉大夫鄉大夫致與

大司徒而行賞罰族師歲終則會政致事

縣師三年

大比則以考羣吏而以詔廢置

司諫以考鄉里之治以詔

廢置以行赦宥因巡問勸強萬民而考鄉里吏民罪過以詔王所當罪不遂大夫令為

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為邑者容公邑及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

遂大夫亦施焉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興廢之四達者治民之

事大通者有四夫家眾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也鄙師歲終則會其鄙之

政而致事

四達之說不一易祓謂公邑四達於邦甸家邑四達於

家削都邑四達於小都大都黃度謂達於四疊劉氏彝

謂四事上達於王曰食達兵達賢達能達鄭鐸則謂由

下達上遂大夫達之遂人遂人達之大司徒大司徒達

之於王王安石又謂自上達下王達之大司徒大司徒

達之遂人遂人達之遂大夫遂大夫達之凡為邑者說

皆可通惟劉氏頗近鑿空鄭注所列亦未見確然不可
易或曰公邑有四治化四達於公邑之地故云

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

之治察其當黜陟者治中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

其功謂其治職簿書之要王功曰勳輔成王業國

功曰功賞地實田也在遠郊之內民功曰庸法施於民事功曰勞以勞定治

功曰力保全國家戰功曰多若伊尹司馬法曰上多前虜凡有功

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

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

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

曰奪周禮義疏唐宋以後有制詔已降而宰相封還辭頭者

此冢宰之本職也有天子宰相成謀而給事中封駁者

此內史之

正職也 司士掌羣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以詔王

治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

詔者告王所當進退 小司寇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得其屬之事乃

令致之於王 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

正計

曲禮四郊

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壘也數見侵伐則多壘荒穢也

王制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

吳澄曰此言不任其官則黜其偶之事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

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

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

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然後

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

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平也平其計要冢宰齋戒受

質贊王受之也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百官司徒司馬司空三官之屬也百官

受質受平報也休老勞農饗養之也成歲事所計要也疏
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
當司事少即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
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
天子

漢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當時博士掇取舊制附以
漢事故多與周禮不合陳澔集說謂六官不言大宗伯
以禮樂事行天子六卿皆在無可歲會者惟大樂正教
國子及一歲禮樂之費當會之爾此亦強爲之說六官
之屬各考於其長由其長達之司會司會達之天子樂
正司市何獨舍其長而徑從司會以質於王耶孔疏事
少之說亦未足據

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

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

言政教所以明賞罰

大戴禮記盛

德篇刑罰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

以正法也

歲終聽不行德法之刑爲正德法而論也

法正論吏公行之是故古者

天子孟春論吏德能功

考羣臣之德行能功

能得德法者爲有德能行

德法者爲有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能成德法者爲有功故

論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

春論班賞冬考量刑則莫不懲勸矣

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

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

以刑爲筴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惰 官人篇

九用有徵乃任七屬一曰國則任貴二曰鄉則任貞三曰官

則任長四曰學則任師五曰族則任宗六曰家則任主七曰

先則任賢正月王親命七屬之人曰於乎慎維深思內觀民
務本慎在人女平心去私慎用六證論辨九用以交一人子
亦不私女廢朕命亂我法罪致不赦三戒然後及論三戒之
後亂法
者則有司
課其罪王親受而考之然後論成

論曰周之初興官無冗食朝無倖位其上法度修明其
下功過暴白雖巧於文飾者無所用其欺焉故自六官
之長以至三百六十之屬日皆有成月皆有要歲皆有
會其屬先考於其長則朝夕相接耳目易以周察其長
又進達於其上則都畿以外賢能不患壅隔至於賞罰
廢置之權雖詔自冢宰而上斷以天子之聰明下輔以
羣臣之公議不敢一毫任其私意以爲喜怒其賞之者

必其功也其罰之者必其罪也當是時人人洗濯磨厲不勝其鼓舞激昂之心是以官不曠職事不墮功成康之盛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孰非吏得其人人盡其力之效與後世親民之官莫切於州縣能進退之者二三封疆大吏而已廉謹者民之所歸也彼或不以爲功貪殘者民之所棄也彼或不以爲過是故能承意旨則獎之能供趨走則陟之歲時之所甄別與百姓之毀譽士大夫之是非不必相符也內之吏部不及知外之監司不敢言舉天下爭爲邪媚阿諛之術而人材敝而國事廢矣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改弦而更張之世將有善治者出焉吾知其不俟終朝而改計也

易大有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司馬光曰火在

天上明之至也至明則善惡無所逃善則舉之惡則抑之慶賞刑威得其當然後能保有四方所以順天休命也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受其至辱災及其身言官不勝任將有幽黜之事

書秦誓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賞以勸之戮以威之 洛誥今王

卽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

惟命曰汝受

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呂祖謙曰爲功臣之宗者居其冠故謂之元祀

漢高帝次功臣其第一久之乃定論功莫先於宗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知矣

詩序無羊宣

王考牧也

箋屬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

大雅江漢王命召

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箋云昔文武受命召康公

爲之植幹之臣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

戎公用錫爾祉

似嗣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

齊語正月之朝五屬大夫

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謫譴責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

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也治理一再則宥也宥寬三則不赦桓

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
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
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
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
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
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
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
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

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晉文公蒐於被廬晉

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 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

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

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

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 君其試之乃使卻

縠將中軍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 亡大旆

之左旆大旆旗名繫旒日旆通帛日旆 祁瞞姦命掌此二事而不修爲姦軍令 司馬殺之

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

攝右權代舟之僑也 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

大賞獻楚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冬會於溫 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

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也 詩

是

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

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

先茅絕後故取其縣

以賞胥臣

晉侯賞桓子狄臣于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

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

羊舌職說是賞也

職叔向父

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

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

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

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

利以錫天下故能載

行周道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悼公定百事

立百官

議定百事而立其官使之謂改其舊時之非者

育門子選賢良

門子大夫適周禮曰

其正室皆謂之門子

興舊族出滯賞

舊族舊臣之孫子滯賞謂有功於先君未賞者謂呂相之屬也

二月乙酉公卽位使呂宣子佐下軍

宣子呂錡之子呂相也

曰邲之役

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

上當爲下字之誤也呂錡廚武子也知莊子荀首也時爲下軍大夫

獲

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公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

楚師

魯成公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呂錡射楚恭王中目楚師敗楚養由基射呂錡中項而死

以定晉國

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

崇高也

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

之季文子之母弟也

季少子也武子士會文子士燮也

武子宣法以定晉國

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

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

屏藩也

使令狐文子佐之

文子魏犢

之孫魏顆之子魏頡也令狐邑名

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

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

輔氏晉地杜回秦力士也

勳功也景鍾景公之鍾也

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

六

卷一

一

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

貞子晉卿士穆子之子
士渥濁也帥循也宣徧

也惠
順也

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爲司空

數計也宣徧
明也物事

也能以計數明事

知樂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爲戎御樂

晉大夫下糾也政軍
政戎御御公戎車也

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賓

晉大夫戎右公戎車之右
有力而不暴故可親近之

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

荀家晉
大夫荀禴文敏

荀禴荀
家之族

果敢厲樂書之
子桓子也無忌鎮靖無
忌

韓厥之子公族穆子
也鎮重也靖安也

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

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諭之

諭告也告
得失也

使鎮靖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

而入果敢者諭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

爲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

祁奚晉大
夫高梁伯

也之子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敏達也肅敬也

也給足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魏絳魏犢之子莊子也元司馬中軍

也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侯張老晉大夫張孟也知鐸遏寇

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與尉遏寇晉大夫與尉上軍尉也知籍偃之惇率

舊職而共給也使爲與司馬籍偃晉大夫籍游也知程鄭端而不

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程鄭晉大夫荀驩之曾孫始程季之子端正也淫邪也

合諸侯於虛朶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

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文子趙武也而能恤大事使

佐新軍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爲不犯不犯不可犯以非法也使佐

新軍使張老爲司馬使范獻子爲侯奄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公譽

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伯

呂氏春秋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君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襄子何爲任人則賢者畢力

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彤班御皇父

充石

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

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於

長丘

長丘宋地

獲長狄緣斯

緣斯僑如之先

皇父之二子死焉

皇父與穀甥及牛父

皆死故彤班獨受賞

宋公於是以門賞彤班使食其征

門闕門謂之彤班征稅也

謂之彤

門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

成得臣子玉也

遂取焦夷

城頓而還

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

子文以爲

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

功而無貴仕

貴仕貴位

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言必矜助爲亂不可不賞

魏文

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興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竽琴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公叔座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辭曰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

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眎地形之險阻
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陵饜襄之力也縣賞
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
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
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
二十萬巴陵饜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旣爲寡
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
益乎故又賜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 齊威王初卽位委
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竝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
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
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畱事東方以靈是子不專吾左右以

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
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救衛取薛陵
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
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
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
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

諸侯黜陟

大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
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
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圖比陳協皆
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
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謨之是非
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

如此而偏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
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
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狩若不巡狩
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
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偏
矣九伐皆在司馬職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
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
圖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令
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所共也

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
計文書而於九月其舊法

王制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

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

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紂

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

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舉猶察也不順者謂若
逆昭穆流放也討誅也

也律法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

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

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祝釂皆所以節樂將謂執以致命圭瓚鬯爵鬯在酒也得其器乃敢爲其事

事孔穎達曰祝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侯之命釂以

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賜弓矢謂八命作

牧者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

伯則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七命以下不得弓矢之賜則以

兵屬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尙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

盧矢于於周禮則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上公九命賜鈇

鉞然後得專討晉文公雖賜弓矢未賜鈇鉞不得專殺故執

衛侯歸於京師圭瓚以大圭爲柄黃金勺青金外而朱其中

鼻寸衡四寸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鼻勺

爲龍口有流前注賜圭瓚亦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則用
璋瓚

白虎通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
禮記九錫車馬衣服樂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
隨其德可行而賜車馬能安民者賜衣服能使民和樂者
賜以樂民眾多者賜以朱戶能進善者賜以納陛能退惡
者賜以虎賁能誅有罪者賜以鈇鉞能征不義者賜以弓
矢孝道備者賜以秬鬯能安民故賜車馬以著其功德安
其身能使人富足衣食倉廩實故賜衣服以彰其體能使
民和樂故賜之樂以事其先也禮曰未賜樂者不得以時
王之樂事其宗廟也朱盛色戶所以紀民數故民眾多賜

朱戶也古者人君下賢降階一等而禮之故進賢賜之納
陛以優之也既能進善當能戒惡故賜虎賁虎賁者所以
戒不虞而距惡距惡當斷刑故賜之鈇鉞鈇鉞所以斷大
刑刑罰既中則能征不義故賜弓矢弓矢所以征不義伐
無道也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
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莖以象德金以備情
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
之道也

大戴禮記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於德
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
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命九命之賞以勸

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尙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書周官六年五服

一朝又六年

十二年也

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

岳大明黜陟

蔡沈曰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

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觀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黜陟幽明

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國時損益者可知矣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

也

箋云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

孔穎達曰夷狄戎

蠻不用王命王命諸侯有德者征之諸侯以王命與師以伐

之旣勝而獻其所獲之功王親受之設饗禮賜之弓矢傳曰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

之功不獻捷也其有功則賜之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

洛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襄二十六年傳曰將賞

則加膳加膳則飫賜將欲賞人尙加穀膳况弓矢之賜焉得

無其禮也 韓弈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箋謂賞賜

侯伯也 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其爾位大

虔固共 朕明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也 溥彼韓城燕師

所完也師眾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

北國因以其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

以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

戎狄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子之其後追貊爲蠻狁所逼

東遷 程子曰松高之詩止於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

序止於能錫命諸侯文武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

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誅討莫不如志爵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是爲盛哉天子之事固如是也至於厲王王室衰微諸侯肆行賞罰不行於上則褒美申伯爲可嘉錫命不行於下則錫命韓侯爲可嘉也 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義和晉文侯仇

之字

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

匹

黑黍曰秬蘆以鬯草不言圭瓊可知卣中樽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彤赤盧黑也馬四匹曰乘

書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瓊者得爲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春秋傳曰魯賦八百邾賦六百以屬於晉也田是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瓊者資鬯也

於天子之國然後祭

讀

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殺其君孽

伐其宗雖有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

子也宗適子也征伐也

諸侯之有不率正者天子紕之

率循也一紕少

正口也

紕以爵

謂三年時也言再紕少紕以地

謂六年

三紕而地畢

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於天子無過者復得其圭以歸其有

過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復還其圭三年圭不復少紕以爵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

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

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

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

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培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
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

白虎通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
不肖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尚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
所言三考黜陟者謂爵土異也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
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止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
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小大行有進
退也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
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
賜鉅鬯增爵爲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

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柎增爵爲侯未賜鈇鉞者從大國連帥方伯而斷獄受命之王致太平之主美羣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所以著大功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德也以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世其位大夫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士有功德遷爲大夫大夫有功德遷爲卿卿有功德遷爲公故爵主有德封主有功也三公功成當封而死得立其子爲附庸賢者之體能否一也百里公一削爲七十里侯再削爲七十里伯三削爲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伯二削爲五十里

子三削盡地五十里子一削爲三十里子再削爲三十里
男三削盡地五十里男一削爲三十里男再削爲三十里
附庸三削爵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於三三而不改雖反
無益也先削地後黜爵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
不能治廣土眾民故先削其土地也君幼穉唯考不黜者
何君子不備責童子也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
王也以其當公也罪惡足以絕之卽絕更立其次周公誅
祿甫立微子諸侯暗聾跛躄惡疾不免黜者何尊人君也
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

齊語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

天子周襄王也宰孔宰周公也胙祭

內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

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

天子稱王官之伯異姓曰伯舅無下拜無下堂拜賜也

桓

公懼出見客

客字孔也曰天威不遠顏咫尺

遠遠也顏眉目之閒八寸曰咫

小白

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遂

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旗九旒渠門赤旗

賈侍中云大路諸侯朝服之車

謂金路鉤樊纓九就龍旗九旒也渠門亦旗名赤旗大旗也昭謂龍旗畫交龍於綵也正幅爲參旁屬爲旄鉤斐領之鈞

樊馬大帶無當胸制平爲之皆以五采屬飾之渠門而旄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也

晉文公既定

襄王於邲

洛邑王城之地

王勞之以地

以地

晉語王饗醴命公胙

侑

傳曰戰克而王饗醴飲酒也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也侑侑幣謂既食以束帛侑公

賜公南陽陽

樊潁原州涇緝鉏櫨茅之田

入邑周之南陽也

文公元年天王使

毛伯來錫公命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文公新卽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顧棟高曰虞書有天命天討之文戴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自天子統壹宇內與列侯撫馭一國莫不由賞罰之得其道不僭不濫斯稱上理焉余觀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子失其柄而旁落於諸侯諸侯失其柄而僭竊於大夫陪臣皆由刑賞失政爲之當春秋之初爵命儀父爲諸侯而伐鄭伐曲沃猶能誅叛討篡刑賞未盡失也乃伐鄭而射王中肩伐曲沃而荀賈尋爲晉滅其罪當滅國絕世而天子不聞赫然震怒列侯不聞敵王所愾姑息養癰馴至潰爛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時以無罪殺母弟而子頹子帶侵犯王室則避而出奔爵命至於獎篡弒而求車求金使命交馳列侯視之若弁髦蓋賞不足

以勸善罰不足以懲姦徒擁空名於其上而已魯爲望國
陵夷更甚慶父弑二君再世負大罪而累代貴位公孫歸
父欲張公室而衰絰出奔蓋文公之世刑賞出於仲遂文
公以後刑賞出於三家其國命倒置宜也唯齊桓任管仲
而撻荆楚晉文舉卻縠而刑三罪庶幾得命討之義迫其
衰也綱紀蕩焉其始諸侯猶以專殺爲罪後乃大夫自相
殺齊殺國佐晉殺欒盈或出於闔閭或出於權臣諸侯并
不得過而問矣其始猶以專放爲罪後則大夫自出奔以
抗國君若孫林父奔晉宋魚石奔楚借援大國爲國生患
上不得以威其下下反得以要其上矣惟明天子振興大
明黜陟天下正則一國莫敢不出於正一國正則家臣陪

隸無有敢踰越犯分者此孔子春秋之所爲作也